

付法藏因緣傳



付法藏因緣傳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5

10

15

20

25

釋迦牟尼如來	2
大迦葉	3
阿難	13
商那和修	18
憂波鞠多	22
提多迦	44
彌遮迦	45
佛陀難提	45
佛陀蜜多	45
脇比丘	47
富那奢	47
馬鳴	48
比羅	54
龍樹	54
迦那提婆	58
羅睺羅	60
僧伽難提	61
僧伽耶舍	62
鳩摩羅馱	63
闍夜多	63
婆修槃陀	65
摩奴羅	65
夜奢	66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釋迦牟尼如來

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為眾生故求最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為一四句偈，剝皮為紙，折骨為筆，以血為墨，書寫供養，諮學明師，稟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萬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經中廣說。

本學具足，垂成正覺，菩提樹下跏趺而坐。

第六天魔深生愁毒，念其道成，必當勝我。即率官屬十八萬億，詣樹王下，謂菩薩曰：汝今宜可速起還宮。若不爾者，當持汝足擲大海外。

爾時，菩薩如師子王，心無驚畏，告言：波旬！汝曾供養一辟支佛，受八戒齋，由斯福故，得為天王。然我已於阿僧祇劫具足成就難行苦行，大地未有如針鋒許，非吾昔日修苦行處。假使魔眾如恒河沙，不能傾動我之一毛，云何汝今欲以吾身擲大海外？

魔復言曰：我於往昔，施辟支佛，得為天王，斯事可明。今汝所說，以何為證？

於是，菩薩伸手指地曰：此神知我。

爾時，地神從金剛際，踊身而出，合掌白言：誠如尊教。有此地來，我為其神。此地無有如針鋒許，非是菩薩本行之處。

魔聞斯言，顛倒而墮。

破魔軍已，成最正覺，三達獨照，六通無礙，具足大悲，辯才無盡。所可宣說，人皆信受。暢微妙法，拯濟群生。譬如金剛所擬摧壞，如來教門，亦復如是，能滅眾生煩惱諸結。遍遊國土、聚落城邑，以清淨法，拔眾毒刺。降伏外學，立最勝幢。閉惡趣門，開涅槃道。

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為眾生故勤修苦行，一心專求無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迦葉！當知，

譬如密雲充遍世界，降注甘雨，生長萌芽，無上法雨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增善根子。所以諸佛常加守護，恭敬讚歎，禮拜供養。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

迦葉白言：善哉！受教。我當如是奉持正法，使未來世皆蒙饒益，唯願世尊不以為慮。

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摩訶迦葉次宣正教，集佛法藏，化諸眾生，其所度脫，永不退轉。

彼大迦葉，智慧淵廣，名稱普聞，功德具足，今當隨順說其行願。

大迦葉

過去久遠毘婆尸佛，化眾生已，入般涅槃。四部弟子咸生悲戀，收取舍利，起七寶塔，表剎莊嚴，殊特妙好。時，彼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時有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歡喜，意欲為薄補像面上。迦葉爾時為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是時，金師聞其為福，歡喜治之。瑩飾既訖，用補像面，因共願曰：願我二人，常為夫妻，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人天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

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於過去世久修勝業，高才博達，智慧深遠，多饒財寶，巨富無量：金、銀、琉璃、珂貝、璧玉、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摩竭王，千倍為勝。時，瓶沙王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招諸罪咎，乃少其一，唯有九百九十九具。其家有甕，最下之者，直百千兩金，以釘釘之，入地七尺，甕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雖饒財寶，無有子息。自念老朽，死時將至，庫藏諸物無所委付。

於其舍側有樹林神，彼婆羅門為求子故，即往祈請。經歷年歲，了無徵應。時，俱律陀大生瞋忿，語樹神曰：我事汝來，已經年歲，都不見為垂一福應。今當七日至心事汝，若復無驗，必相燒剪。

樹神聞已，甚懷愁怖，向四天王具陳斯事。

於是，四王往白帝釋，帝釋觀察閻浮提內無福德人堪為彼子，即詣梵王廣宣上事。

爾時，梵王以天眼觀，見有梵天臨當命終，即告之曰：汝若降神，宜當生彼閻浮提界婆羅門家。

5 梵天對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能為其子也。

梵王復言：彼婆羅門有大威德，閻浮提人莫堪往生，汝必生彼，吾相擁護，終不令汝入邪見也。

梵天曰：諾，敬承聖教。

於是，帝釋即向樹神說如斯事。樹神歡喜，尋詣其家，語婆羅門：汝今勿復起恨於我，却後七日，當滿卿願。

10 至七日已，歸覺有娠。足滿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相師占曰：此兒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遠，不貪世務，必當出家，得無著果。

15 年雖童稚，志念清淨，行慈博施，少欲知足。恒觀世樂無常危脆，未曾暫生愛樂之想。

爾時，父母見其如是，甚懷愁惱而相謂言：是兒生時，相師占曰必當出家，今設何方斷絕其意。復自思惟：世可耽著，唯有美色，當為選擇端正良匹，用斷其情。

20 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迦葉聞之，深生愁惱，白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妻也。如是至三，父母不聽。

於是，迦葉知事難免，便設權謀，白父母言：能為我得金色女人恣容超世，然後乃當開意納之。若不得者，終不取也。

爾時，父母敬念彼故，不違其語。即時延召諸婆羅門遣行國界：若有女人，身真金色，端嚴殊妙，為我娉之。

25 諸婆羅門便共為謀，鑄金為人，顏貌奇特，眾共輿之遊諸聚落。高聲唱言：

若有女人，見此金神，禮拜供養，未來必得微妙智慧，身真金色。

諸女聞已，皆出禮敬。時，有一女，顏容瓊偉，體紫金色，稟性柔和，智慧深遠，即是往日金珠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立志堅固，獨不出外。諸女咸問不出之意，答言：諸姊！我意閑寂，不憚餘願，故不出耳。時，諸女人強將此女往觀金神。此女光明，形貌恣容，映蔽金神，悉不復現。

諸婆羅門，即為聘之，遂相然可，計期成婚。彼女聞之，亦甚愁惱，志不自從，即便行嫁。

二人相對，志各凝潔。雖為夫妻，了無欲意，共立要曰：我等今者，宜各異房，不相嬈近。

爾時父母知是事已，即便勅人去除一室，令共同處。空其室內，唯置一床。

於是，迦葉更共妻要：今此室中，唯有一床。我等二人，理無同寢。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睡臥，我當經行。

後於中夜，迦葉次行。妻時眠睡，手垂床前。外有毒蛇，從戶而入，欲螫其妻，迦葉慈愍，即便徐前，以衣裹手，舉置床上。

妻便驚寤而責之曰：今汝丈夫無志乃爾，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

迦葉答言：我無欲情而近汝也。蛇從外入規欲相螫，恐為傷害，舉汝手耳。毒蛇猶在，即便示之。妻意乃悟。

於是，夫妻深厭諸有，不生甘樂，如人淨洗，不喜塵垢。詣父母所，求欲出家。既蒙聽許，便作沙門，清淨守素，無為無欲，在於空閑，勤修苦行。

於是，迦葉作是誓言：世界所有成羅漢者，我悉歸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皆悉具足。逮至如來成一切智，於王舍城頒宣妙法。

爾時，迦葉披糞掃衣，來詣佛所，稽首禮敬，合掌而立，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無上清涼，願哀納受，聽在末次。

世尊歎曰：善來！迦葉！即分半座，命令就坐。

迦葉白佛：我是如來末行弟子，顧命分座，不敢順旨。

是時，眾會咸生疑曰：此老沙門有何異德，乃令天尊分座命之。

此人殊勝，唯佛知耳。於是如來知眾心念，欲決所疑，即宣迦葉大行淵廣。

世尊又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又，於往昔過去久遠，時有聖王，號文陀竭，高才超世，智慧無倫。時，天帝釋欽敬其德，遣七寶車，造闕迎王，時乘天車飛空而往。天帝出迎，與共同坐。相娛樂已，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今迦葉是。文陀竭王，則吾身是。迦葉往昔，以生死座命吾同坐，故吾今日成無上道，以正法座，報其本勳。

爾時，世尊即為迦葉，如應說法，示教利喜。譬如鮮淨白氈，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高才勇猛，儀相安詳。常與如來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世尊師。

於是迦葉即辭如來，往耆闍崛山寶鉢羅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樹林蓊鬱，花果茂盛，百獸遊集，吉鳥翔鳴，金銀琉璃羅布其地。迦葉在斯經行禪思，宣暢妙法，度諸眾生。

至後，世尊重入涅槃，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如來，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即入三昧，以天眼觀。見於世尊熙連河側，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慘然不悅：如來涅槃，何斯駛哉！世間眼滅，不善增長！即與眷屬前後圍遶，向拘尸城，禮覲世尊。於其前路，見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陀羅花。迦葉問言：汝從何來？識吾師不？答曰：識之，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設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花來。時，諸比丘聞是語已，皆大悲惱，舉身投地，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作是言：咄哉！無常有大勢力，能壞如是功德寶聚，枯竭法海，摧倒法幢。世間闇冥，永失大明。一切眾生，無所宗仰。增長惡道，減損天人。奇哉無常，深可厭患。譬如電光，理無久停。無常迅駛，亦難可保。能

壞盛年色力壽命，殄滅一切世間歡愛。愚人保之，智者不也。

於是，迦葉與諸比丘即便前行至雙樹間，遶棺三匝，稽首作禮，而說偈言：

超哉三界乘 永度生死流 寂然無相願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愚癡闇 積劫修苦行 誓度諸苦人
云何於今者 棄捨本慈悲 全身處金棺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眾 興起無量願

爾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氎中出金色足，光明照曜猶如盛日。棺氎無虧，而足顯現。一切大眾見是事已，倍更悲惱，號哭哽塞。

爾時，迦葉偏袒右肩，接足作禮，重說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輪現 指纖長柔軟 合縵網成就
大悲濟群生 斷世眾疑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我證四真諦 說佛功德聚 已讚歎恭敬 宜還斂足入

爾時，迦葉令諸力士更以千氎用纏佛身，香油灌上而閉棺蓋，積栴檀薪，闍維如來。

阿難見火，悲泣哽咽，號哭懊惱，而說偈言：

快哉無常 甚可憂畏 能滅如是 功德寶聚
世尊此身 清淨無垢 今在金棺 以千氎纏
香油流灌 然栴檀薪 微妙勝身 為何所在

爾時，迦葉以乳滅火，說偈讚曰：

千氎纏身 火耶旬之 佛神力故 內一衣在
外亦不燒 唯中都盡 此勝神力 不可思議

摩訶迦葉說是偈已，告諸比丘：佛已耶旬。世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國王、長者、大臣、居士，求最勝福，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法炬速疾磨滅。為未來世，當作照明，紹隆三寶，使不斷絕。

爾時，迦葉與諸比丘至王舍城賓鉢羅窟。

阿闍世王得無根信，及至如來滅度之後，群臣相與，咸共議曰：大王信心，猶如巨海，超諸人天世界之上。若聞世尊入涅槃者，沸血必當從面流出，身體分散，命不云遠。當設何方，令免斯難？

時，有一臣名曰兩舍，智慧淵廣，善於方便，造一銅池，縱廣數仞，以淨香油盈注其內，令阿闍世王坐斯池中。而復更以鮮淨白氈，圖畫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薩從兜率天乘化白象降神母胎，父名白淨，母曰摩耶，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奉接，難陀龍王及跋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奉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覩佛興。詣師學書技藝圖識，處在深宮，六萬嫖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及以沙門，還詣宮中，見諸嫖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邏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定。既聞是已，深諦觀察，知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六年苦行，便知是苦不能得道。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

爾時，有二牧牛女人，欲祀神故，以千頭牛穀取其乳飲五百頭，如是展轉乃至一牛，即取其乳煮用作糜，涌高九尺，不棄一滴。有婆羅門問言：姊妹！汝煮此糜，欲上何人？女即答曰：持祀樹神。婆羅門言：何有神祇能受斯食？唯有食者，成一切智，乃能受汝若斯之供。於是，女人便奉菩薩。即為納受，而用食之，然後方詣菩提樹下，破魔波旬，成最正覺，於波羅捺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詣於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入般涅槃。如是等像，皆悉圖畫。

王問群臣：汝作何等？

答言：大王！我畫如來功德之像，次至世尊滅度形變。

王便驚愕，舉身毛豎，深生悲戀，思慕如來。

此池中油，五分之一，忽然流注入王身中，譬如焦壑投之大池，水自滲入。彼亦如是，由斯因緣，命得全濟。

阿闍世王信敬隆篤，感戀如來，其事若此。

聞迦葉往，甚大歡喜，嚴治道路，燒香散花，自乘白象，出迎迦葉。王昔見佛，自投象下，恭敬禮拜。見迦葉時，亦復如是。

摩訶迦葉神力接之，令無傷害。即告王曰：佛力殊勝，不同聲聞。聲聞入定乃有神足。自後見我，勿投象也。

王言敬諾。即白迦葉：世尊涅槃，我竟不見。尊若滅度，願必垂告。

迦葉曰善。因告王言：如來世尊，智慧深遠，能滅眾生三毒熾火，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諸天世人皆蒙饒益，今入涅槃，世間眼滅，生老病死憂悲衰惱如是等苦轉更熾盛，我欲為彼而作慧明，共諸比丘集佛法藏。王於今者宜辦供具。

王言：善哉！願諸聖士恒受我供。

於是，迦葉告阿那律：諸羅漢中，誰不來者？

阿那律言：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猶未來此。

爾時，迦葉告梨婆提：汝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今有僧事，要須相見。」

時，梨婆提飛空而往，具陳上事。

爾時，尊者問梨婆提：世尊何在，而云迦葉？

梨婆提言：佛入涅槃。法橋已壞，法山已崩，法燈已滅，黑闇時至。

憍梵波提歎曰：苦哉！世間空虛。魔王波旬，今當喜矣。凡愚眾生，無明所蔽，流轉生死，沒在魔網，十力世尊挽而出之，今入涅槃，永無救護。哀哉眾生，深可悲愍。告梨婆提：汝可為我頂禮迦葉及餘聖眾，如我辭曰：「憍梵波提白大迦葉：世尊若在，我當往彼，禮拜供養。今入涅槃，世間空虛，觀閻浮提，無一可樂，如大龍王，既捨身已，龍子必隨。我亦如是，今欲涅槃。」作是語已，即便滅度。

如是，諸人聞佛滅度，悉入涅槃。

迦葉唱言：未集法藏，勿涅槃也。

時，諸比丘問大迦葉：先集何法？

迦葉答曰：先修多羅。

又問：使誰集修多羅？

大迦葉言：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最後法
5 中，利安眾僧。知見具足，佛常讚歎。宜可使彼集修多羅。

爾時，迦葉即告阿難：汝於今者，可演法眼。

阿難曰諾。觀察眾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眾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捺
10 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為五比丘初轉法輪，謂苦聖諦。如是廣說。說是語已。

五百羅漢，飛昇虛空，高聲唱言：奇哉無常，甚大迅速，如河駛流，逝而不
返。我等昔者，自觀世尊，今乃言聞。皆各悲泣，而說偈言：

咄哉諸有苦 迴動如水月 不堅如芭蕉 亦如幻影響

如來大雄猛 功德超三界 猶為無常風 灑流而不住

15 五百羅漢說是偈已，還復本座。

爾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耶？

皆曰：不異世尊所說。

於是，迦葉命優波離集毘尼藏，迦葉自集阿毘曇藏。

集法藏已，摩訶迦葉即說偈言：

20 以此尊法輪 濟諸群生類 十力尊所說 皆當勤修行

此法是明燈 能破諸黑闇 諸賢宜受持 慎勿生放逸

爾時，迦葉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無闕少耶。思惟已訖，知皆具足，便作
是念：如來大師，我善知識，利安饒益如母愛子，我今以法，益同梵行，示未
來世，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絕，始於今者報如來恩。我年朽邁，身為
25 老壞，臭爛之體甚可厭惡，無常危敗，不可依持，恒為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

者當樂此身，我今宜可入般涅槃。

復更思惟：我今當往大慈大悲佛婆伽婆真善知識無量淨善功德所熏微妙舍利所在之處，皆往禮拜，恭敬供養。即飛虛空，至四塔前禮拜供養。復詣八塔，至心恭敬。譬如雁王，飛到大海娑伽羅宮禮敬佛牙。如大壯士屈伸臂頃，至忉利天。釋提桓因與諸天眾出迎迦葉禮敬供養。

摩訶迦葉告帝釋曰：我欲涅槃。禮如來髮，故來至此。

釋提桓因聞是語已，心懷惆悵，悲泣懊惱。自取佛髮，敬授迦葉。

迦葉受已，至心禮敬，牛頭栴檀以用供養。

供養已訖，語諸天子：五欲無常，不可久保，如花上露，見陽則晞。唯有善法，深可願樂。當觀苦空，慎莫放逸。

作是語已，從彼天沒，還王舍城。

阿難隨逐，未曾捨離。恐入涅槃，或不覩見。

後於少時，摩訶迦葉告阿難曰：汝獨入城，我亦當往。

爾時，迦葉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作是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要：「若涅槃時，必來見我。」我今當往，告之可乎。

到王門下，語守門人：為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得相見。」

守門人言：王今睡眠。若覺之者，恐貽罪累。

迦葉語言：王若覺者，好為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不見而去。」

於是，迦葉至鷄足山，於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願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已鉢。乃至彌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從面而出，命不全濟。若使彼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

便捨命行，唯留少壽。

應時，大地六種震動。釋提桓因與諸天子，以曼陀羅花、天諸末香，供養舍

利，生大悲惱，而作是言：如來滅度，感戀未息。迦葉涅槃，增我悲惱。寶鉢羅窟即便空曠，巷里窮酸，苦厄羸劣，貧露孤寒，彼恒矜愍。今捨之去，誰當覆護。如十五日，天無雲翳，月及眾星，處空顯現。如來聖眾亦復如是，住在世間，猶如星月。死無常雲，如何卒起，一旦隱蔽最勝福田。

5 諸天如是極生悲感，哀摧號哭，啼泣懊惱，共相裁抑，歸還天上。

阿闍世王於睡臥中，夢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惶怖。

門人白王：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正值眠息。令我致意，即便迴還。

王聞是事，悶絕蹙地，冷水灑面，方得醒寤。舉聲大哭，涕泣盈目：我何薄祐，垢障深厚，諸聖涅槃，不一覩見。

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問言：迦葉滅度未耶？

阿難答言：已涅槃矣。

今在何處？我欲供養。

於是，阿難共阿闍世王向雞足山。王既到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曼陀羅花以覆其上。王見是已，發聲號哭，舉身投地。積諸香木，欲闍毘之。

阿難問言：欲作何等？

答曰：欲耶旬。

阿難言曰：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勒，不可得燒。彌勒出時，當將徒眾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時，彌勒眾皆作是念：「釋迦如來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無異。」於是，迦葉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變為大形，充滿世界。時，彌勒佛即就迦葉取僧伽梨。是時，大眾見其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

王供養已，還歸本國。時雞足山還合如初。

25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

法付我，我年老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欲相付，汝可精勤守護斯法。

阿難曰：諾！唯然受教。

於是，阿難演暢妙法，化諸眾生。然其宿世，有大功德，智慧淵廣，多聞博達。佛所咨嗟，總持第一，悉能聽受諸佛法藏。如大巨海，百川斯納。名稱高遠，眾所知識，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當隨順說其因緣。

阿難

乃往古世阿僧祇劫定光如來，時為沙門，畜一沙彌，常令讀誦，日夜誡勅，無有休廢。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此沙彌為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限，極為其師之所罵辱。於是，沙彌甚為愁惱。為師乞食，且誦且行。時有長者怪而問之。沙彌答曰：吾師嚴峻，令我誦習。乞食稽留，則不充限。以是事故，每行讀誦。長者答言：勿生憂惱，從今以後，常相供給，宜當精勤誦習經典。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誦讀。從此以後，經常充足。爾時沙彌，即世尊是。施食長者，阿難是也。以斯福緣，阿難比丘智慧深妙，總持強識，多聞弘廣，不可稱記。至婆伽婆成無上道，宣暢妙法，化諸眾生。

於是，阿難即自思惟：世間牢獄，不可愛樂。五欲如幻，無有堅實。甚可畏惡，過於毒蛇。盛年勇壯，顏容姿美，悉為老病之所殘害。無常迅駛，如瀑河流，吞滅一切恩愛集會。古昔諸王威德自在，為無常風之所吹壞，憂悲衰惱，眾苦相續。愛羅刹女，常欺眾生。我當云何得免斯難。復作是念：如來世尊神智超世，本從釋氏出家學道，我今應當往為弟子。即至佛所求哀出家。

佛言：善來！便成沙門。

爾時，如來即為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最善。意即開解，成須陀洹。

佛於後時，心念侍者。時，憍陳如即往佛所，求為給侍。

佛言：憍陳如！汝年老邁，須人瞻視，云何為我而作給侍？

如是，五百大弟子咸至佛所，求為侍者。皆不聽許，禮佛而退。

時，目犍連以他心智觀如來心在阿難所。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與諸比丘告阿難曰：佛須仁者以為給侍，宜可速往禮覲勝覺。

阿難白言：如來威德，猶如大龍。今我穢弱，不敢奉命。

諸比丘言：阿難！當知世尊專心唯在仁者，當速奉覲，不宜久停。

阿難敬諾，即求三願：如來故衣，願勿與我；所有遺食，願賜餘人；進現時節，隨我裁量。三願若遂，乃當受教。

時，諸比丘往世尊所，稽首作禮，具陳上事。

如來歎曰：善哉！阿難有大智慧，善知時宜。不但今日，久遠亦然。汝等善聽，吾當宣說。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王治世，住婆翅城。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名俱樓陀，聰明博達，天才超世，國人居士皆悉宗敬。多饒財寶，百千萬億，無子紹繼，每懷憂惱。請祈諸天，經十二年，最大夫人便覺有娠。日月已滿，生一男兒，身紫金色，顏貌端正。相師占曰福德。此子即為立字，號曰大施。年漸長大，求父出遊。父即勅令嚴治道路，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大施於是出外遊觀。即於前路，見有乞人，著弊壞衣，卑言求哀。大施問曰：何故若此？乞人答言：我本孤貧，病苦所逼，身命既切，是故行乞。大施聞之，慘然歎曰：群生之類，一何可愍。愚癡蔽心，沉沒五欲，為老病死之所惱害，方於其中坦然快樂，不修善業，受斯惡果。怪哉大嶮，甚可怖畏。小復前行，見有屠獵羅罽飛鳥，耕墾魚捕多所傷害。大施問言：何故若此？諸人答曰：我祖父來，素為斯業。仰此濟命，兼供王役。一旦捨之，便當貧乏。大施聞之，益增傷感。便自思惟，興大悲意：哀哉眾生！愚無慧目，久積罪業，貧窮羸劣，處大黑闇，甚可怖畏。今復更造如斯惡業，殺害眾生，斷他愛命，惡業增長，不善滋息，輪迴五道，何由得出。我今宜當方便救護，生死惱熱為作清涼。作是念已，即入大海，詣龍王宮求如意珠。見一金城，光明赫奕，毒蛇圍繞，不可得近。即入慈定，履上而過。龍王出迎，禮拜恭敬。相慰問已，俱共入宮。問言：仁者！何故至此。大施答曰：閻浮提人為貧窮故極多傷害，命終必當生三

惡道。我愍彼故，歷嶮來此，求如意珠，欲免其苦。願見遺給，利益眾生。龍王曰：善！不違來教。願少留停，為我說法。大施許之。住經四月，演暢諸法名字本末，次第隨順解其句味。龍王至心，聽受思惟。問訊起居，甚得時宜。進現時節，而自裁量。過四月已，大施辭退，龍解髻珠而用與之。因發誓曰：

5 大士慈悲，甚極弘廣，必當得成自然正覺，願我得為多聞弟子。於是，大施以如意珠雨眾七寶，閻浮提人皆悉安樂，修行十善，命終生天。比丘！當知爾時大施，即吾身是。彼時龍王，阿難是也。在龍王中，尚知時宜，況於今者，而不通達！

於是，阿難給侍如來，善能隨順，聞持法藏，初無漏失。

逮及世尊於雙樹林垂般涅槃，問憍陳如：阿難所在？答言：今在娑羅林外，為諸魔眾之所擾亂，深入邪網，甚大苦惱。除佛如來，無能救護。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於無量劫，發菩提心，久修願行，得不退轉。如是等比，善能受持諸佛法藏，何緣顧問阿難所在？佛告文殊：阿難比丘事我來久，初無過咎，具足成就不可思議，所聞之法，善能受持，譬如瀉水置之異器，為諸眾生所共瞻仰。是故，我問阿難所在。今去此會十二由旬，為諸魔眾之所惱亂，汝持我呪，往彼解之。文殊師利即至魔所，說陀羅尼。魔聞是已，即放阿難。與文殊俱來至佛所，稽首禮敬，却坐一面。

10 15

爾時，世尊於中後夜入般涅槃。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氎纏闍毘。

其事都訖，摩訶迦葉與諸羅漢，於王舍城欲集世眼。阿難爾時，猶在學地，

20 以漏未盡，不豫聖眾。

時，有比丘名婆闍弗，即以偈頌而覺悟之：

勝哉多聞士 安靜林樹間 當觀一切法 虛偽不堅牢
生死多過患 涅槃最清涼 瞿曇子宜應 勤修無漏行
如是當不久 必受第一樂

阿難聞已，竟夜經行。雖加勤苦，不得羅漢。身體疲懈，便欲眠息，頭未至

25

枕，得無著果。三明無礙，六通清徹，即便飛往賓鉢羅窟。在門外立，而說偈言：

多聞辯才 給侍正覺 瞿曇阿難 今在門外

爾時，迦葉說偈答曰：

汝若盡眾苦 棄捨煩惱擔 宜應現神身 令眾咸證知

於是，阿難即以神通，從石壁入。禮眾僧足，隨次而坐。受迦葉命，演集勝眼。乃至迦葉入涅槃時，共阿闍世王至雞足山，燒香散花，讚歎供養。

王言：仁者！如來、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殃，悉不覩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善！敬承來教。

於是，遊行宣暢妙法，化諸眾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想，無有慧明，常處癡闇。永當流轉生死大海，為老病死之所惱逼。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①雖多聞，而生邪見；②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阿難後時，聞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闇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沉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

於無量劫受諸苦惱。哀哉世間，深可矜愍。今此比丘，我躬為說，返納邪言，不受吾教，我當向誰說如斯事。世間眾苦，不可願樂。此身不堅，腐敗危脆，猶如聚沫，須臾變滅。端正容貌，甚可愛著，衰老既至，將安所在。覆以薄皮，謂為嚴飾，膿血內流，惡露不淨。有為無常，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暴風卒起，尋便散滅。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恩愛，安隱快樂，無常既至，誰有存者。世間眾苦，甚難久居，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又吾大師及同梵行，如是之等，皆悉滅度。我於今者，豈宜久停。

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與吾有要，我宜應當至彼語之。

即詣王宮，告守門者：為我白王：「阿難在外，將欲涅槃，故來相見。」

門人答曰：王今眠睡。若覺寤者，罪我不少。

阿難語言：王若覺者，宜可為我，具宣斯意。

阿闍世王夢蓋莖折，即便驚寤。門人向王具宣上事。

王聞是已，悶絕躄地。冷水灑面，良久乃蘇。發聲號哭，哀動天地。椎胸叫喚，生大憂苦，而作是言：嗚呼！怪哉！世間眼滅，三界苦惱，誰當免濟？昔日，世尊慈悲深厚，為諸眾生作大依止，自入涅槃，世間孤露。摩訶迦葉，有大名稱，次補如來，演法教化，而復滅度，法輪衰損。瞻仰阿難，猶如日月，今入涅槃，更何恃怙？法水清淨洗滌塵勞，誰復頒宣饒益一切？是諸眾生常有渴愛，誰澍法雨充足之者？三界群生永當流轉，受諸苦惱，何有窮竟。魔王歡喜，大得眷屬。善法漸盡，諸惡熾盛。

即問門人：阿難所在？

園神白王：向毘舍離。

即嚴四兵往恒河側。

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即直進，稽首白言：三界明燈，已棄我去，今相憑仰，願勿涅槃。

阿難默然而不許可。

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見斯相已，咸作是念：以何因緣有此異相？觀見阿難將欲滅度。即便飛空往詣其所，稽首作禮，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槃。

阿難念曰：佛記闍賓當有比丘名摩田提，於彼國土流布法眼，即便以法付摩田提。

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分：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娑伽龍王；一分與彼毘舍離子；一分授與阿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燒香散花供養舍利。

摩訶迦葉垂涅槃時，告阿難曰：今以法寶，用相委累。長老於後若入涅槃，王舍大城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高才勇猛，有大智慧，已於過去深種善根。發意入海，採取珍寶，迴還願作般遮于瑟，為佛如來造經行處，復當建立高門樓屋，所為既訖，可度出家。如來法藏，悉付囑之。

是故，阿難臨當滅度，而告之曰：佛以法眼付大迦葉，迦葉以法囑累於我。如我今者，涅槃時至，以法寶藏用付於汝。汝可精勤守護斯法，令諸眾生服甘露味。

商那和修答曰：奉教。我當擁護如斯妙法，普為一切作大明炬。

於是，次宣無上法藥，療煩惱病，濟度群生。其德高遠，久修願行，多聞總持，辯才無盡，今當敷演彼功德聚。

商那和修

乃往過去阿僧祇劫，商那和修時為商主，共諸賈客五百人俱，欲入大海採求珍寶。於其前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氣命羸憊。與諸商人，即便停住，推求醫藥而療治之。盡心承給，無所乏少。病遂除瘥，體力充足。是辟支佛，著商那衣。爾時，商主以諸香湯浴辟支佛，上妙氎衣而用奉獻。白言：大聖！此商那衣，極為弊惡，唯願受我所奉衣服。辟支佛言：施主！宜知我以此衣出家

成道，復當著此而入涅槃。商主聞之，甚懷悲惱。白言：大聖！願勿滅度，宜可與我共入大海，吾當終身供給所須衣服、臥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不能入海。我於今者，欲般涅槃。汝於福田，宜生深心，未來必當獲大果報。即飛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商主悲哀，啼哭哽咽，積諸香木而用闍毘，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因發誓曰：願我來世，值遇聖師，復過於是，使我所有諸功德聚，威儀法式及以衣服，如今此聖，等無有異。由斯願力，甚大雄猛。處於母胎，著商那衣，乃至與身俱共增長。出家、受戒、得道、涅槃，是商那衣，未嘗離體，因即號曰商那和修。

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青樹林，敷榮茂盛，告阿難曰：見此林不？

阿難言曰：唯然，已見。

佛言：此是優留茶山。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多所利益。

商那和修既從海還，大獲珍寶，往詣竹林，禮阿難足，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今佛世尊，為在何處？

阿難答曰：已入涅槃。

聞是語已，悶絕躄地，以水灑面，方得醒悟。發聲號咷，悲泣斷絕，自拔頭髮，塵土塗身，椎胸大叫，淚下如雨，便作是言：無常大惡，壞斯寶聚。世間孤露，永無恃怙。我何薄祐，罪障深厚，佛日明淨而不覩見，永當沉沒三有苦海。

復問阿難：摩訶迦葉、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悉為在不？

阿難答曰：皆已滅度。

既聞是語，倍增憂感。白言：大聖！我本入海，願安隱還，為佛及僧設大施會。我於今者，欲為聖眾辦少微供，唯願哀愍而見聽許。

阿難答言：善哉！長者能知世間不安危脆，於勝福田，起堅固業。長者！當知諸法無常、無我我所，譬如假借，不可久保。若汝欲得無上利者，宜於福田

起殷重業，此之果報，不可沮壞。

商那和修即便嚴辦為般遮于瑟，種種充足，造經行處及門樓屋。

其事訖已，阿難告曰：汝為財施，最大希有。今復宜當作於法施，此施微妙甚為弘廣，勝於財施百千萬倍。

5 商那和修問言：何名法施？

阿難答曰：於佛法中，出家學道，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法施。

商那和修答言：善哉！甚適我願。

於是，阿難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白言：大師！我本生時著商那衣，今當盡形受持此服。

10 作是語已，得總持力，所聞之法，未曾忘失。成阿羅漢，有大功德。逮及阿難入涅槃後，頒宣妙法，饒益眾生。阿難所持八萬四千諸法藏門，商那和修悉能憶念，譬如瀉水置之異器，彼能受持亦復如是。以真淨法，遊行教化。

最後次至摩突羅國，於曼陀山欲起住處。

15 時，彼山中有二龍子，毒害熾盛，不可擾近。商那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山，龍大瞋怒，起惡風雨。商那和修入慈三昧，以定力故，龍毒消滅。即大驚怖，生信敬心，問言：尊者！有何教誨？

商那答曰：佛記此山有僧住處。是故，我欲於中建立。

龍子白言：若實佛記，善哉相聽。

20 商那和修即於彼山，營建住處。禪室、經行，皆悉具足。內外空閑，無諸憤鬧。造住處已，便作是念：佛記闍賓安隱豐樂，國土閑靜，離諸妨難，清涼少病，甚可經行，我今應當至彼處也。即便飛空往闍賓國，入定歡喜而說偈言：

常著商那衣 成就五支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風寒諸勤苦 悉能忍受之

心善得解脫 智慧自莊嚴 猶如空野象 坦然無憂患

25 時，憂波瓠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不得解脫。心生憍慢，甚大貢高。

憂波鞠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己無緣，唯有吾師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即以神力，如大鵝王從空飛來至其所止。憂波鞠多行至餘處，唯諸弟子而獨見之。商那和修衣裳粗弊，髮爪長利，至鞠多房，坐其座上。

鞠多弟子咸生瞋忿：是何弊人處我師座？即欲驅逐使令出外，如須彌山不可傾動。欲出惡言，口自嚥閉。即共相將至鞠多所，白言：大師！有老比丘形容憔悴，到師坐處，跏趺而坐。

鞠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

至房，便見商那和修。頭面著地，稽首作禮。

弟子念言：師雖為禮，盛德勝之。

商那和修知其弟子憍慢未息，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頂懸泉流注。問言：鞠多！是何定相？

憂波鞠多即入三昧，深心觀察，不能曉了。即問其師：是何三昧？

和修答言：此即名為龍奮迅定。如是次第第五百三昧，問其名字，都不了知。

商那和修一一為說。鞠多白言：我之所得，盡從師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

鞠多！當知如來三昧，諸辟支佛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莫能解了。大目犍連、舍利弗等所入三昧，其餘羅漢不能測度。吾師阿難三昧定相，我悉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識。如此三昧，我涅槃後，皆隨吾滅。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毘曇藏、有八萬數清淨毘尼，如斯之法，亦隨我滅。是故，鞠多！如來滅後，賢聖隱沒。如是法藏，漸當衰損，乃至末後，一切都盡。汝今應當勤加守護。

時，諸弟子方自悔責：我無智慧，輕慢大聖。始知吾師，定不及彼。

於是，商那即為說法，五百弟子得羅漢道。

爾時，尊者商那和修，於諸眾生，所應作已，飛騰虛空，作十八變，還就本座而入涅槃。憂波鞠多與諸眷屬積諸香木，以火耶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尊者阿難以法付囑商那和修而告之曰：世尊昔遊摩突羅國，顧命我言：「於

此國中，當有長者，名為毘多，其子號曰憂波毘多，於禪法中最为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滅度後，興大饒益。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皆悉解脫，得阿羅漢。汝當於後，度令出家。若涅槃者，付其法藏。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告毘多曰：佛以王法付大迦葉，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以法囑累於我。我當滅度，以付於汝，汝可精勤擁護世眼。

憂波毘言：唯然，受教。於是演暢無上妙法，光宣正化，濟諸群生。其德淵廣，難可限量。過去久修無上勝行，雖為禽獸，常化眾生，摧伏外道，建大法幢，以慈悲雲普覆一切，如是功德，今當略說。

憂波毘多

昔，婆伽婆在舍衛國給孤獨園。

憂波毘多，時為尼乾，名曰薩遮。智慧淵妙，論議絕倫。深生貢高，擅步天下，銅鑠纏腹，首戴盛火，而作是言：吾智盈滿，恐出於外，由是事故，以鑠自纏。世間昏闇，無所覩見，欲以光明照其盲冥。

聞佛世尊住舍衛國，便欲造詣，諍換言辯。

有人語曰：汝若見佛，智當虧減，光明自滅。

便至佛所，白言：瞿曇！我欲出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家。

世尊告曰：假使汝積百千萬身，欲望得及舍利弗者，終無是處。

梵志聞已，辭佛而退。

其去未久，佛告眾會：我滅度後滿一百年，此人爾時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燭獨照，廣化眾生。其所度脫，不可稱數。

眾會聞已，生希有心。

又復尊者於過去世那由他劫，憂留茶山，有辟支佛，與其同類五百人俱。諸仙人眾亦住山側，五百獼猴處在一面。時，獼猴王發生大信，深修善本，常採花果施辟支佛。復於一時，緣覺之眾端坐思惟，入于三昧。獼猴學之，結加趺

坐。後，辟支佛俱入涅槃。獼猴過花，都無取相，挽衣推排，亦不動搖。便知滅度，深生悲惱。向山一面，見諸仙人，修大苦行，眠臥棘上，翹足倒懸，五熱炙身，投巖赴火。獼猴即時收其灰棘，除棄糞土，牽足令舒，便於其前加趺而坐。仙人見之，怪其若此，尋學獼猴端坐繫念，無師自覺成辟支佛。便作是念：今我得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花而用供養。時獼猴王，憂波毬多是。為畜生時，尚能覺悟，志甚點慧，利智辯才。

逮至商那欲付其法，觀察毬多為生子耶？入定思惟，知未出世。與諸比丘，詣毬多舍，乃至漸少，單己獨往。毬多問曰：何獨無侶？答言：長者！我無俸祿，有信出家乃見隨耳。毬多復言：吾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後生子，當相奉給。商那和修答曰：善哉！

後生一子，名阿失波毬多。年漸長大，往從索之。毬多答言：唯有一子，理無相與。若更生者，必相奉給。後復生子，名難陀毬多，便往從索。答言：尊者！我今二子，仰理生業。小者守護，大子聚斂家業，如是可得大富。以斯因緣，不得相與。若生第三，然後奉給。商那和修知其二子與道無緣，亦不慙懃而往求索。後生一子，容貌端正，即字名曰憂波毬多，柔和善順，性好慈愍，聰慧辯才，其心弘廣。厥年十二，巧於市易，有來買者，常多與之。

商那和修觀其生未，知憂波毬多出世已久。即往其所，而問之言：汝今入市，為當淨心？不淨心耶？

憂波毬多言：何名淨心？不淨心乎？

答言：若心與貪癡合，名為不淨；若不與俱，是則名淨。

漸以方便，教令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設生善念，下白石子。

即便如教，攝念不散。善惡心起，輒便投石。初黑偏多，白者尠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至滿七日，心轉純淨，黑石都盡，唯有白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今此善心，皆已滿足。觀道時至，可為說法，即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逮得須陀洹道。

時，摩突羅城有一姪女，名婆須達，多諸邪媚，妖幻姦諂，遣使詣市，求買妙花。使人尋往憂波毬多所，大得好花，奉婆須達。女怪花多，問使人曰：汝將不盜得是花耶？使人答言：我不盜得，從市買之。有人名曰憂波毬多，仁慈寬慧，性好平均。以斯因緣，得多花耳。又復此人形容姿麗，大家若見，死終無恨。

時，婆須達遣人延召，憂波毬多都不許可。懇懃求請，終不移操。

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有賈客從遠方來，大齎珍寶，求女交通。

時，彼女人貪其寶故，殺長者子，埋置舍內。其家眷屬，遍行推求，至姪女舍，掘地得女。向其國王具陳斯事。即取姪女，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塚間。

憂波毬多作是念曰：彼以榮色本來召我，以是因緣，止而不去。今為解脫，宜往化之。即將侍者至姪女所。

婆須達言：我本端妙，顏容姿瑋。爾時相召，不能臨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

答言：姊妹！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眾生，凡夫無智，橫起倒想。今自應當諦觀此色，無常危脆，猶如聚沫，覆以薄皮，外現嚴飾，筋骨相連，涕唾不淨。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愚不覺知，深生染愛。智者了之，終不樂著。假以香花澡浴衣服，外現莊嚴，內實不淨。大海淵廣，可知滴數。此身過患，甚難窮盡。是故，諸佛恒常訶責，未曾一念生願樂想。

姪女於時，心漸開悟，於佛法中，深生敬信。白言：仁者所說誠諦，唯願為我廣敷演之。

憂波毬多即為宣暢：一切有為，眾苦積聚，如癰、如瘡、如箭入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無常敗壞，不堅速朽；如臨死囚，命不云遠；譬如牢獄，人無愛樂；猶路上果，眾所共擲。此身可惡，會歸磨滅，烏鵲狐狼競共噉食；風吹日曝，青爛臭處，髮毛爪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豈可愛樂。宜勤方便，而求解

脫。

姪女聞解，得法眼淨，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優波毬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成阿那含果。

商那和修復詣毬多而告之言：汝本有要，期與我子。今已成長，與我可乎？

5 優波毬多性能市肆，貪其若此，復不肯與。

尊者語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饒益眾生。汝可開心，與我此子。

毬多聞已，便聽出家。商那和修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受具戒。羯磨已訖，得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巧於言辭，所演無盡。

10 心自念曰：我於今者已覩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

爾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

優波毬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使者告比丘尼：尊者毬多欲來相見。

時，比丘尼即以一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

憂波毬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滴。共相慰問，然後就坐。

15 問言：大姊！世尊在時，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云何？

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為粗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滴之水。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為無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數滴。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為奇妙。

憂波毬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

20 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恥恨。如佛言曰：「我滅度後，初日眾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鈍，善法羸損。」況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為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足為怪。

爾時，毬多而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云何？

25 比丘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中，求之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無髣髴。正值如來遊行而過，金光晃耀

如百千日，幽闇之處普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現，尋見我釵，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

憂波耇多聞是事已，倍生悲戀，歎未曾有。

商那和修即告之曰：佛記於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眾生。」今正是時，宜作饒益令諸群生服甘露味。

憂波耇言：唯然，受教。

於摩突國雲集眾會，如半月坐而為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最善。

魔王波旬便生愁怖，而作是念：憂波耇多大集眾會，必當教令出吾境界，我今當往，壞其眾意。於說法時雨真金寶，或雨花瓔光色明淨，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為女人端正奇特。舉會觀視，無聽法心。於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一人得道。魔王歡喜，深自慶幸。

憂波耇多即入三昧，觀察思惟是誰所作。魔王復以真珠花瓔著其頸上。尊者即觀知魔所為，便作是念：惡魔妬弊，壞亂正法，如來何故而不調伏？即觀佛心，使已化之。便以三屍，謂蛇狗人，化作花鬘感魔令至，而謂之曰：汝與我鬘，深感厚施，今還以此用相酬遺。

魔大歡喜，舒頸受之。至其頸已，還見死屍，虫蛆欲出，臭爛難近。魔見是事，深生厭惡。語憂波耇多：汝今云何以斯死屍繫吾頸耶？

尊者答言：比丘不應花鬘莊嚴，汝以邪惡，為我著之。今還為汝著臭死屍，正得其宜，不應瞋恨。

魔以神力欲去此屍，如須彌山，不可移動，生大瞋恚。踊身虛空，向諸天眾求解脫屍。諸天皆言：此是大聖之所為作，吾等庸劣，豈能除去。

復詣梵王求脫屍縛。梵王答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今凡陋，豈能解之。假使劫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縛。寧以藕絲懸須彌山，欲脫此屍，無有是處。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依憂波耇多，此死屍縛，容可得解。

爾時，波旬受梵王教，除憍慢心，深生敬信，往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宮屬而往逼燒，從是惱亂，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見輕辱，大悲淵廣如須彌山。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凌毀。

憂波耆多答言：波旬！汝大愚癡，無有智慧，以聲聞人用比如來，欲以芥子等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半跡之水同大海量。如來大悲，二乘所無，以是緣故，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由斯因緣，故相毀辱。又復如來欲使我後降伏於汝，汝因斯故，敬信於佛，由此善心，不墮三惡，洗滌塵勞，破諸罪業。

魔聞是已，生大歡喜，舉身毛豎，生希有心，白言：仁者！我由汝故，起敬信心。汝便於我作大饒益，今可見為解是三屍。

尊者答言：汝於正法，更莫燒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

魔言：受教。

尊者又言：我不得見如來色身，汝昔曾覩，宜為我現。

魔言：仁者！我現佛身，勿為吾禮。

憂波耆多言：當如所說。

即便為解三種死屍。魔入林中，變形如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貌奇特如融金聚，光明照耀，儀相安詳，化為比丘前後圍繞，若鵝王趨從林而出。

憂波耆多見便歡喜，一心觀察，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憂波耆多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踊躍，說偈讚曰：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青蓮 端正超日月 奇妙勝花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彌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不欣慶

憂波毬多說是偈已，觀佛心至，不覺為禮。

魔言：仁者何故如此。

答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容貌，若似觀佛。歡喜內發，是故禮耳。

5 魔服本形，歸還天上。於第四日，魔更來下，以大音聲普告一切：諸仁者！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優波毬所，聽受妙法，至心修行。

10 時，突摩羅城男女大小，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百千萬人皆共雲集。憂波毬多上師子座，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眾生得須陀洹道，萬八千人成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為阿恕伽王興大饒益，彼王功德深遠超勝，於三寶所得不壞信，以善緣故得斯勝果。

15 昔，佛住在迦蘭陀林，日時已到，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於其路次見二童子，一名德勝，二名無勝，以土造作城舍倉庫，因復名為稻粟麻麥，即共聚斂，置於倉內。如來光明皆悉照耀，同作金色，無不清徹。德勝歡喜，掬少沙土，探名麩者，奉獻如來。其身卑小，不能得及。無勝低跪，令上奉之。於是，世尊即便微笑。

爾時，阿難尋白佛言：如來何緣現斯笑耶？

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童子不？

唯然，已見。

20 此童子者，我百年後，為轉輪王四分之一，於華氏城正法治世，分我舍利處處流布，造作八萬四千寶塔。即以此土授與阿難，塗房南壁，足得周遍。

於百年後，果得為王。暴虐無道，多所殺害，造作獄城，外可愛樂，令一惡人名曰耆梨，立大鑊湯鐵丸刀劍，如是等事種種備足。外來入者，皆悉治罪。

有長者子，出家為道，遊行乞食，入愛樂獄，尋欲還出。

25 耆梨止之，即便舉聲而大啼哭。獄卒問曰：何故若此？

比丘答言：我不畏死，為善利耳。吾始出家，未證道味，人身難得，佛法難遇，今我值之，而空受死。思惟是事，故大悲泣。

耆梨答言：王先有教：「入此獄者，終不聽出。」

比丘復言：我今定死，願赦七日，當就刑戮。

爾時，獄卒尋聽許之。

阿恕伽王宮中嫖女，與他男子共相調戲。王大瞋怒，付獄治罪。尋以鐵杵碎之如塵，骨肉分散猶如聚沫。

比丘觀已，深生厭惡，即便歎曰：信哉，大悲所言誠諦，說色無常，譬如泡焰，不堅速朽，甚難久保。先此女人顏容敷悅，今更求之，將安所在？人命虛偽，無可守護。尊貴貧賤，智愚不同。生雖差別，等有斯死。譬如百川，泉源各異，未有一流不入大海。人亦如是，同趣死處。為業長短，受生修促，未幾時間，會亦歸滅。此身臭穢，不淨可惡，薄皮覆蔽，妄生愛想，不觀其內種種過惡，怪哉生死，嬰愚所樂，非是賢聖遊心味著。如是觀察，從夜至旦，便斷眾結，得須陀洹。轉復精勤，獲羅漢道。

滿七日已，耆梨語言：汝期今至，可就刑戮。

比丘答曰：我夜已過，我日已出，所作已辦，隨汝治罰。

耆梨瞋恚，置鑊煮之。焰熱猛盛，轉更清涼。怪其若此，至鑊而觀。見鑊中生千葉蓮花，時彼比丘加趺坐上。爾時，耆梨尋往白王，王將眷屬而來觀之。

於是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斯事，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我等今者，同稟人形，威德奇妙，差別乃爾。吾今未達，唯願宣說。

爾時，比丘欲化彼王，即作是言：我斷眾結，解脫三有，離諸動亂，寂然安樂。大王！當知佛記於汝：「百年之後，王華氏城，分布舍利，廣建寶塔。」汝今云何反造斯惡，殘害眾生，無悲愍心？王今應當滿足佛意，施與眾生無畏之樂。

王聞是已，極自悔責。歸依三寶，生敬信心，收集如來功德舍利，造作八萬

四千寶塔。作塔已訖，至雞頭末寺，合掌而問上座耶舍：此閻浮提頗有如我受記者不？

耶舍答曰：佛記尊者優波毬多，於百年後，興大饒益。

王復問言：彼清淨人，出世未也？

答言：大王！久已生世，得羅漢道，於憂陀山圍遶說法。

王即嚴駕，欲往禮覲。尋遣使者白言：大聖！阿恕伽王欲來問訊。

尊者念言：此處隘陋，不容多人。我今宜應躬自往彼。

即便嚴備向華氏城。王聞歡喜，掃治巷路，燒香散花，作眾伎樂。尋與群臣出迎尊者。當見之時，五體投地，至心瞻仰，目不暫捨，白言：大聖！我得為王，自在快樂，不如今日一相覲見。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定 尊今補處生 今應見教勅 我當隨順學

於是，尊者手摩王頂，以偈答曰：

謹慎恐怖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今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爾時，阿恕伽王即請尊者入於宮內，安置寶座，自扶而上，白言：大聖！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增長眾信。

尊者讚言：善哉！善哉！我今當往盡示王處。

即嚴四兵，便共發引。向林微尼園示佛生處，乃至復詣拘尸那城化緣訖已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悶絕躄地，冷水灑面，方乃惺悟。於是，諸處悉皆起塔，施百千兩金，然後乃去。

復更示王舍利弗等五百羅漢功德之塔，王皆禮拜，施金供養。

最後往至薄拘羅塔，王言：此塔有何功德？

答曰：大王！佛記此人無諸衰病，乃於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滅度之後，時薄拘羅依一寺住，見諸豪貴來供眾僧，尊者爾時醉酒而臥，心自念言：我既貧乏，當何以施？吾今正有一呵梨勒。眾僧若有病患之者，可以施之用療其疾。

即便鳴椎白言施藥。時有比丘甚患頭痛，向知藥人索呵梨勒。知藥者言：有人施藥，汝可取服。爾時，比丘往彼取藥，服之以訖，病尋除愈。由是緣故，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終，父更娉妻。時薄拘羅年在童幼，見母作餅而從索之，後母妬弊，素懷憎惡，即便擲置餅爐之中。其火焰熾，以鏊覆上。父從外來，遍求推覓，即於爐中而得其子。後於一時，母復煮肉。而是小兒更從往索，母益瞋恚，擲置釜中，湯甚沸熱，而不燒爛。父復求覓，了不能得，而作是言：我子今者，為何所在？時，薄拘羅釜中而應。父即出之，平全如故。母於後時，至一河上。彼薄拘羅牽衣隨後，母大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舉之，擲著河中，值一大魚尋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釣得此魚，持來詣市，而銜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從旦至暮，將欲臭爛。薄拘羅父於市遊行，見此大魚，便作是念：今斯魚者，其肉甚多。將欲臭壞，索價無幾，我今宜可買而持歸。便與其錢，取魚還家，即以利刀開破其腹。時，薄拘羅在魚腹內高聲唱言：願父安詳，勿令傷我。遂開魚腹，抱而出之。年漸長大，就佛出家，得羅漢道，具諸功德。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少欲知足，常樂閑靜，未曾教人一四句偈。

王聞是已，遣持一錢，布施此塔。

輔相白王：同是羅漢，云何獨以一錢用施。

王語臣曰：以其自度，不能化人。

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言曰：真是少欲。乃至一錢，尚不欲受，況其多乎。

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有本緣，略而不說。

阿恕伽王供養如來聲聞塔竟，歡喜合掌，而說偈言：

設百千祀 方得為人 我今便為 不空受生

遇良福田 具造勝業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巖閣浮提 猶如白雲 莊校虛空

說此偈已，頂禮而去。

詣菩提樹，而作是言：我今欲為二種之福：①以千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②當建立般遮于瑟。即自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而作是言：願諸聖士皆受吾請。

適語已訖，十方羅漢飛空而來。三道聖人凡二十萬，亦悉雲集。

留上座處，無敢坐者。王問眾僧：何故留此空坐處耶？

耶舍答曰：有大羅漢名賓頭盧，如來所記「能師子吼，威德高勝。」今當來此。

王聞是已，身毛皆豎。如優鉢羅花初始開敷，即便合掌，瞻仰而待。

時，賓頭盧與諸羅漢，如鵝王飛，從空而下。一切眾會，皆起恭敬。王見尊者眉髮秀白，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即為作禮，五體投地。問言：大聖！見如來不？

答曰：曾見。色若金聚，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宅。

王又問言：於何處見？

尊者答曰：在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勝福田。乃至汝昔以土施佛，佛記汝時，我亦得見。

爾時，彼王以國所有妻子眷屬金銀琉璃牛羊田宅，及自己身宮人嫖女，盡施眾僧，請稱己名造般遮于瑟。灌菩提樹後，自斟酌為僧行食。

時，賓頭盧用酥澆飯。

王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為疾？

尊者答曰：不為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

爾時，尊者欲驗斯事，伸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眾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減。

王供養已，歡喜而退。

王有一弟，名宿馱吒，邪見熾盛，憎惡沙門，王以方便令改邪心，應時出家得羅漢道，後為一羌之所殺害。時眾疑，問憂波毬多：以何緣故，彼宿馱吒生處豪貴，為羌所殺？

尊者答言：善聽，當說。過去久遠迦葉佛時，曾供眾僧，由斯福故，生生常處尊榮富貴。又，過去世作一獵師，張布羅網，不得禽鳥，見辟支佛，心生瞋恨，即以利劍用斬其首。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常為人之所殺害，雖得道果，猶被苦毒。

阿恕伽王復有一子名曰法增，顏色端正，眼甚奇妙。時，有一鳥名拘那羅，其目明淨，狀似彼兒。因號此子為拘那羅。長為娉妻，字真金鬘。王將子至雞頭末寺，上座耶舍知當失眼，而告之曰：眼者無常，會當摩滅，不可恃怙，宜勤精進，求勝解脫。時拘那羅受教還宮，觀察斯眼苦空敗壞。王大夫人名帝失羅叉，於拘那羅極生愛著，欲火熾盛，逼共交通。王子為性，素自貞潔，立志堅固，而不從命。帝失羅叉甚懷瞋恚。時，拘那羅治在得叉尸羅城內，彼大夫人常伺其便，會遇王病甚大困篤。夫人療治，尋即治瘥，求願七日代居王位。既蒙聽許，便欲報怨，密為封書令挑其眼。王子奉教，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而觀，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實哉尊教，誠諦不虛。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謂斯眼奇特微妙，今日深觀，何可愛著。我當捨此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逮斯陀舍。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拘那羅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 今日自還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離別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城中人民驅其夫妻令出遠外，展轉周遊向華氏城。彈琴求哀，乞丐自活，遂至王宮。在象廐內，鼓琴清歌，自宣苦事。王聞樂音，髣髴欲識，遣人往看，

是拘那羅，即召令入。王見子已，悶絕躄地，舉聲號咷，身體戰慄，問拘那羅言：誰毀汝眼？急可語我，當治其罪。拘那羅言：父不聞耶，昔日如來猶受業報，如斯報者，甚大勢力，一切賢聖尊貴貧賤，無有方便能得免脫。我自宿業招斯禍酷，王莫愁惱令心憔悴。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為憂火焚燒其心。復語子言：誰壞汝眼，我當屠割磨滅其身。轉相推問，知帝失羅叉。王即召來，而語之曰：何地載汝不自淪陷，實自我怨，外詐親近。有何因緣，壞吾子目。我今當以刀輪劍樹斬截汝身令如塵末，棄汝屍骸臭穢之處，糞汁惡毒灌注汝口。時，拘那羅聞王此語，於帝失羅叉起大悲心，而白父言：彼以愚癡造斯過患，由此緣故，今被毀辱。王是智者，豈應同之。今若復欲加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如是展轉，何有窮竟。大王！當知譬如因聲即便響應，此身如是由之有苦。又，此身者眾惡根本，所以諸佛常念棄捨。若令此法決定安樂，何故智者恒生厭患？由是觀之，身為苦本，無量眾惡之所積聚。大王！且聽！如世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於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

時，眾疑，問優波毬多：以何緣故，今此王子生尊貴家，而被挑目？

尊者告曰：善聽，當說。昔，波羅捺有一獵師，向於雪山。值大雹雨，有五百鹿共入一窟。時，彼獵人欲盡殺之，便作是念：若都殺者，則皆臭爛，且挑其眼，漸漸食之。即時便挑五百鹿眼，由斯緣故，至今受報。又復久遠，迦羅鳩孫佛滅度已後，時彼國王名曰端嚴，收佛舍利，起七寶塔。後更有王，心無敬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舉國人民皆悉悲泣。有長者子來問其意。眾人答曰：迦羅鳩佛寶塔毀壞，由斯因緣，是故啼哭。長者子聞，尋更修治，如前嚴飾，造彼佛像，相好姝妙。因發願曰：使我來世，如彼世尊得勝解脫。由斯業故，生尊貴家，得淨妙果。

阿恕伽王眷屬如是，皆捨重擔，咸離生死。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

若長若幼，皆迎問訊，恭敬為禮。

時有一臣名曰夜奢，無信敬心，邪見熾盛，而作是言：阿恕伽王甚無智慧，自屈貴德，禮拜童幼。

王聞是已，便勅群臣：各令推覓百獸之頭，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即受王命，咸皆推覓。既得之已，悉來奉王。王令持往詣市街賣。未幾時間，諸頭並售。夜奢人頭，都無買者。經數日中，將欲臭爛。

白言：大王！此頭難售，尚無欲見，況有買者。

王問夜奢：何物最貴？

答言：大王！人為殊勝。

王言：人若勝者，何故不售。

夜奢答曰：人生雖貴，死則卑賤。

王言：我頭同此不也？

夜奢惶怖，俛仰而對，答言：王頭亦同此賤。

王言：吾頭設卑賤者，汝何怪我禮敬童稚？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當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首。如何今者，止吾為善？

時，臣夜奢方自悔責，迴改邪心，敬信三寶。

王後一時間優波毬多：昔佛在日，誰施最多？

尊者答言：須達長者施甚弘廣，金滿百億用奉如來。

王自念曰：彼尚能施爾所珍寶，況我今者豈不及之。

便計先來所施之物，凡得九十六億兩金。會遇重病，知命將終，便自涕泣，生大苦惱。

有臣名曰羅提毬，即是本日隨喜童子，以斯福故，得為輔臣，智慧淵博，善能言辭。見王愁惱，合掌白王言：譬如盛日，眾共瞻仰，王之盛德亦復如是，咸為一切所共恭敬。今王遇病，如日將沒，國土人民無不悲懼。大王今當聽臣所說：三界無常，遷流不住，雖少壯老，會歸磨滅。譬如石山，四方俱至，何

有智者而能免脫。世間眾生亦復如是，受五陰身，死山來逼，假使造作百千方便，種種呪術藏隱逃避，未見有得免斯患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應當深觀若斯之理。宜自裁抑，何應愁惱。

王告臣曰：我不畏死憒愛財寶，正以遠離諸賢聖眾，施百億金，四億未滿，以是因緣，我故悲耳。

羅提毬言：庫藏甚多，可施令足。

阿恕伽王即以七寶施雞頭末寺，立拘那羅子式摩提以為太子。

邪見惡臣語太子曰：阿恕伽王命臨欲終，散諸庫藏，汝若紹位，無所資用。今應遮斷，勿從其意。

時，式摩提信受邪說。以一金盤為王送食，王即迴施雞頭末寺。後以瓦器半庵摩勒持與王食，王召群臣而問之曰：此閻浮提，誰為其主？

諸臣答言：唯王統御。

答曰：非也。我唯於此半庵摩勒，而得自在。便作是言：咄哉富貴，甚可惡賤，榮位如幻，不久散滅。雖居尊顯，終歸墜落。我為人帝，威德無倫，臨終貧乏，唯有半果，故知世間皆為虛誑。愚人甘樂，賢聖所訶。即向群臣而說偈言：

諦哉如來教	所演誠不虛	廣宣生死過	無可愛樂者
我本處尊貴	威德少倫匹	小王及人民	無一不瞻仰
今日福將盡	飢困自纏逼	猶如瀑河流	觸山無復勢
我昔濟貧乏	拯救諸苦惱	如何於今日	自處斯卑賤
始知尊貴位	易滅不堅牢	解脫寂靜樂	唯是最為快

說是偈已，即命一臣：汝持此果向雞頭末寺，如我辭曰：「阿恕伽王禮眾僧足。我唯於此半庵摩勒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皆悉亡失。此果雖渺，是最後施，唯願眾僧愍我貧苦而為納受。」

上座耶舍告眾僧曰：汝等當觀！阿恕伽王受福快樂，總御天下，今為群臣所

共制奪，唯於半果得自在分。當知生死，甚可厭患。富貴五欲，不久敗壞。威勢自在，須與殄滅。咄哉三有，難可久居。

即勅典事，令磨此果，用置羹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

阿恕伽王命垂欲絕，問羅提毬：此閻浮提，誰得自在？

羅提毬言：唯有王耳。

既聞是語：即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及自昔來所作功德，不求生死轉輪帝釋，願來生處速證道果。

函印題封，付羅提毬。於是氣絕，遂使命終，依轉輪王莊嚴殯葬。

如是尊者憂波毬多，開發王心，增長其信。有善方便，教化眾生無不解脫。

是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為天護，甚大敬信，欲入大海採求珍寶。若海迴還，為僧造作般遮于瑟。至海採寶，安隱還歸，起意便欲設大施會。有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眾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斷煩惱穢，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僧首。

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

時，此比丘不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

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阿沙羅，教令嚴飾。

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

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飾，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劣。長者天護欲設大會，其受供者，多諸賢聖，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

阿沙羅聞，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

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少壯老，宜可往覲憂波毬多，彼必相令得免諸苦。

比丘即詣憂波毬多，正值僧浴，同現神變。阿沙羅歡喜，即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若龍蟠 咸皆入寂定 寂然不傾動

普放淨光明 猶如百千日 雖同人形類 功德甚高遠

憂波耆多見其調順，即為說法，成阿羅漢。

爾時，復有一憂婆塞，向婆羅門，說言無我。婆羅門言：誰為此說？答言：耆多常宣無我，但假和合而言我耳。

時，婆羅門至尊者所。憂波耆多知其心念，即為宣說一切無我。譬如空山起呼聲響，諦觀思惟，了不可得。但因五陰和合而成，誰有智者計為真實。

時，婆羅門即便開悟成須陀洹，度令出家，得羅漢道。

有族姓子，詣憂波耆多，出家學道。常好睡眠，懈怠懶惰。雖為說法，都無所獲。尊者教令樹下坐禪，即於樹下，尋復睡臥。耆多化作深坑千仞，比丘見已，極生惶怖，一心專念憂波耆多。尊者爾時化作小徑，令此比丘從中而過。自念其師，免吾斯難。憂波耆多即語之曰：此之恐怖，少不足言。三界受生老病死苦，常隨行人不曾捨離。地獄苦痛百千萬種，如此之畏，甚過斯坑。時，此比丘不復眠睡，精進思惟，得阿羅漢。

於東方國，有族姓子，信樂佛法，出家學道，善能營事，無不成辦。經歷多時，復生疲厭，即往尊者憂波耆所。

尊者觀察，知此比丘為福未具，故不得道。即令為僧遊行教化。

受教入城，處處求索。

有一長者見而問之。

答言：長者！尊者耆多使我教化，今此城中誰是篤信。

長者復言：比丘！勿餘處去，一切所須，當相奉給。即為辦具。

比丘得已，於上座前持食長跪，一切眾僧皆為呪願。呪願已竟，成阿羅漢。

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

憂波耆多語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

比丘口吹，糜即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

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

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可食？

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道。

5 有一比丘，深愛樂身。愛樂身故，還欲歸家。辭憂波毬，路宿天廟。尊者即化作一夜叉，擔負死人至此天寺，復有一鬼從後而來。於是二鬼共諍死屍，紛紜鬪訟，不能自決。其前鬼言：我有證人。即共問之：誰死屍耶。其人惶怖，便自念言：我於今者，定死無疑，寧以實語而取屠滅。語前鬼言：此是汝屍。後鬼瞋恚，拔其手足。前鬼即取死人補之，其體平復如本不異。於是二鬼共食餘肉。食肉已竟，即便出去。此人即便自愛心息，還詣尊者，出家精勤。於後不久得阿羅漢。

10 於南天竺，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愛著自身，洗浴香塗，好美飲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往尊者所，求受勝法。憂波毬多觀察此人，以著身故，不得漏盡。語言：比丘！能受我教，當授汝法。化作大樹，使令上之，四邊變為深坑千仞，令放右手，乃至都放。此人爾時分捨身命，盡放手足，即便到地，不見深坑及與大樹。為說法要，得羅漢道。

15 有一比丘，心甚慳貪，以斯因緣，不得道迹。憂波毬多教令布施。答言：我貧，用何等施？憂波毬多遣二弟子，坐其左右，身出光明。比丘歡喜，減少食施。後得好食，便生喜悅。念言：少施尚得多報，若多施者，報不可量。即破慳心。為說深法，應時逮得阿羅漢果。

20 有族姓子出家學道，憂波毬多為說法要，尋便見諦，得須陀洹。作是念言：我斷三結，更何求進，遊縱自在，極至七生。尊者告曰：生死之法甚可惡賤，猶如糞穢，多少皆臭。即便將至旃陀羅村，見一小兒體生惡瘡，虫血雜出，甚大苦惱。問言：比丘！見此兒不？此小兒者是須陀洹。佛昔在世，有一羅漢，身小患瘍，搔之有聲。維那瞋曰：今汝身有蛆蟲瘡耶？宜可出向旃陀羅村。羅漢語言：今汝得罪，莫出斯言。時，此維那即便懺悔，精進修習，得須陀洹。

後自懈怠，不求上進，故生此家，受斯苦惱。

小復前行，見有一人為火所燒，身體焦爛，苦痛難忍。

轉更前進，復見有人犯王憲法，以身貫著大木標上，發聲哀嗥，極生苦惱。

爾時，尊者問比丘言：汝豈見此二人不耶？比丘白言：唯然，已見。尊者告曰：此前人者是斯陀含，後所見者阿那含也。咸皆懶惰，不求上進，故生人中受斯楚毒。是故，汝今宜自精勤，早求解脫。

比丘聞已，日夜修學，不久便得阿羅漢道。

尊者即為真陀羅子說諸法要成阿那含，命終往生淨居天上。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生育一子，年始一歲，即便命終。如是次第至六長者，生始一歲，而復命終。最後復生一長者家，厥始七歲，為賊將去。憂波毬多觀此小兒，應現得道。化作四兵，欲捕彼賊。賊見惶怖，求哀禮拜。為說法要，得須陀洹，持此小兒施憂波毬。於是尊者度此童子，及與群賊，皆令出家。為說妙法，得羅漢道。語此小兒：今可觀察汝之親族而化度之。即便觀見七世父母，憂愁涕哭，憶念其子。便到其家，語言：長者！我是汝子。莫大愁惱，為宣法要，得初道果。次第六家皆亦如是。

有族姓子信佛出家，坐禪獲得世俗四禪，自謂究竟得羅漢果。

憂波毬多有善方便，使彼比丘往他聚落。即於中道，化作估客，復現群賊凡五百人，共為黨類，來劫估客。殺害斫刺，遍布在地。

時，此比丘生大恐怖，即便自知「非阿羅漢」。復作是念：我非羅漢，是阿那含。

時，彼估客亡破之後，有長者女語是比丘：唯願大德與我共去。

比丘答言：佛不聽我共女人行。

長者女言：我望大德，而隨其後。

比丘憐愍，相望而行。

尊者即復化作大河。

女言：大德！可共我渡。

比丘在下，女處上流。此女於後，沒溺墮河，白言：大德！濟我此難。

爾時，比丘挽而出之。生細滑想，起愛欲心。即便自知「非阿那含」。於此女人極生愛著，欲共交通。將至屏處，方乃見是憂波毬多。生大慚愧，低頭而立。

尊者語言：汝昔自謂是阿羅漢，云何欲為如此惡事？

將至僧坊，教其懺悔。為說法要，得羅漢道。

有一比丘，作不淨觀，結暫不起，謂得聖道。

憂波毬多告言：比丘！汝可往彼乾陀越國。

受教遊行，至彼國土。於此國中，有一長者，名迦羅和，生育一女，端正殊特。時，此比丘即往其舍而從乞食。女擎食出，露齒而笑。比丘見已，生貪欲想。由其本習不淨觀故，取女齒相，觀皆白骨。由斯觀故，得羅漢道。自責本心，而說偈言：

外現於賢善 內實多染著 見其實相故 心即得解脫

摩突羅國有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

父母答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存。

子即白言：若不放我，終不食也。

於是斷食。從初一日，至滿七日。父母恐死，即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

子大歡喜，便辭而去，詣憂波毬多求哀出家。

尊者即時度令入道。而自念言：昔與父母本有期要。

即辭尊者，往至其家，見其父母，及與本妻。

妻語之言：若不還者，當棄汝死。

比丘心悔，便欲捨戒。詣其師所，云欲還家。

毬多告曰：且待明日。即受師教，停在寺宿。

尊者於夜為之現夢，使此比丘見到本家。其妻是日，尋便命終，父母親族嚴辦葬具，送其屍骸置於塚間。須臾臭爛，蟲蛆並出。骨肉分散，狐狼爭食。即便驚覺，往白其師。

師即告曰：汝可往觀，實如夢不。

乘師神力，忽至其家。妻時已死，如夢所見。思惟觀察，深生厭惡，即便逮得阿羅漢道。

憂留陀山有一老虎生於二子，飢窮困極，遂便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窘急。憂波耇多往至其所，以食與之，為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日日與食，為說此偈。是二虎子尋後命終，生突羅國婆羅門家。憂波耇多往詣其舍，單已無侶。婆羅門言：何為獨行。答言：檀越！我出家人寡於僕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妊，若生男者當相奉給。後生二子，顏容端正。憂波耇多往從索之。婆羅門言：兒皆幼稚，若長大者，當必相給。至年八歲，復往從索。即以大子而與尊者。小者復言：可使我去。諍競紛紜，各欲出家。

憂波耇言：此二子者，皆應得道。

時婆羅門俱以二子付於尊者，度令出家，皆得羅漢。

即便使之採薔蔔花。答言：大師！此樹高峻，我不能及。

尊者語言：汝等是天，豈無神足。

時二沙彌即昇虛空採花奉獻。尊者與諸弟子同立，見其神德，歎未曾有。

耇多語言：此二沙彌，前餓虎子，汝本嫌我與此虎食，今日宜可觀其神變。

弟子聞已，生奇特想。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與他婦女交通婬逸。其母即便苦切呵責：汝今當知，婬欲之法，多諸過患。復因斯故，無惡不造，未來必生苦劇難處。

兒即瞋恚，便殺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厭悔，於佛法中出家為道。不久誦習三藏通利，善於言辭，多諸眷屬。與其徒眾往尊者所。

憂波耆多觀察彼人，躬造逆罪，無道果分。即便默然，而不與語。三藏比丘知罪深厚，復見不對，還歸所止。

有一比丘，坐禪思惟，得世俗定，即便自謂得四道證。復於少時一樹下坐。憂波耆多化作比丘而往其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化人問言：從誰出家？答曰：我師名憂波耆多。歎言：大德！善哉！汝師無相好佛。化人復言：比丘！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三藏經典。化人復問：汝證何道？答言：我得阿羅漢果。問：以何證果？答言：俗定。化比丘言：若以俗定以證道者，即是虛妄。比丘聞已，深生悔恨，一心精進，得阿羅漢。

於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得世俗定，具五神通。若無雨時能令降注，起增上慢，謂證聖道。憂波耆多即便化作十二年旱。人民惶怖，求哀尊者。尊者告曰：我不能也。罽賓國有善見比丘，神通最勝，極能請雨。眾人咸往而求請之。時，此比丘即以神力飛空而至，為請甘雨，應時降注。人民歡喜，大設供養。得供養已，便生憍慢。復作是念：阿羅漢者無貢高心。便詣尊者求哀懺悔。為說法要，得羅漢道。

於南天竺，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好粗弊衣，身體羸劣，不能得道。憂波耆多觀察此人，應現得道。由身羸弱，為辦衣服香油塗足，應時速得阿羅漢道。

如是化度無量眾生，皆悉獲得阿羅漢果。其得道者，一人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縱廣亦爾。於是名稱滿閻浮提世，皆號為無相好佛。化緣已訖，便自思惟：我今以法供養佛竟，利安快樂同梵行者，使諸四輩獲大饒益，紹隆正法，令不斷絕。涅槃時至，宜應滅度。告諸大眾：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方羅漢，及諸學人，淨持戒者，不可稱數；諸優婆塞無量百千。尊者於是飛身虛空，現十八變，使諸四眾生大信心。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籌而用耶旬。十方羅漢亦入涅槃，人天悲泣，號哭傷感。皆收舍利，起塔供養。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囑憂波耆多，而作是言：昔，婆伽婆以無上法，

囑累尊者摩訶迦葉，欲令眾生執大明炬，永離諸苦，受涅槃樂。迦葉次付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囑累於我。我欲滅度，委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摩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于世，名提多迦，久修願行，辯才無盡，汝當於後，度令出家，可以法眼悉囑累之。憂波毬言：唯然，受教。

5 提多迦

逮至尊者憂波毬多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出世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爾時尊者憂波毬多將比丘眾往詣其舍，漸漸轉少，乃至單己。

其父長者問言：大聖！豈無眷屬，何以獨行？

憂波毬多答曰：長者！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惠。

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能為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給。

憂波毬言：善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變悔。

而此長者，數生諸子，年皆童稚，輒使命終。最後生子，名提多迦，顏貌瓊瑋，聰明黠慧，善能受學諸論經記，過去修行深種善本。憂波毬多往從索之。長者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白僧之時，斷見諦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尋時斷除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

憂波毬多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眾生生死大苦，以無量劫所集之法，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絕愛網，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滅後，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勤加守護，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

又，提多迦！如來涅槃，賢聖隱沒，所有一切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昏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那和修既滅度後，七萬七千

本生諸經滿足，一萬阿毘曇藏凡有八萬清淨毗尼，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槃，眾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淨妙勝法，永無遺餘，是故我今慇懃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眾生起大悲想，受持流布，無令斷絕。

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為未來世，作不請友。

於是，次宣無上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人天悲感，即收舍利，起七寶塔，燒香散花，種種供養。

彌遮迦

昔提多迦臨滅度時，以法付囑最大弟子，名彌遮迦，多聞博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

彌遮迦言：善哉，受教。

於是，宣流正法寶藏，令諸眾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竟，臨當滅度，復以正法次付尊者佛陀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

佛陀難提

難提於後，廣宣分別，轉大法輪，摧伏魔怨。然後付囑佛陀蜜多。其人德力甚深無量，善巧方便，化諸眾生，令離惡見，趣最勝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摧滅異學，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今隨順說其少分。

佛陀蜜多

有大國王，總領天下，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異學，信受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輕毀。佛陀蜜多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云何敷演勝眼，令諸眾生普得饒益。復作是念：今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先往而調伏之。譬如伐樹，若傾其本，枝葉花莖豈得久立。

作是念已，於十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何人，在我前行？尋便召命，而問其意。

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能談論，欲於王前求一試驗。

爾時，大王即便宣令國內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聰明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與一沙門共對議論。

於是，一切邪見外道，辯才深遠，智慧博達，天文地理，靡不綜練，含忿毒心，競來雲集。時，彼大王於正殿上，嚴辦供具，羅布茵褥，燒香散花，莊麗明淨。佛陀蜜多即昇法座，共諸外道建無方論。淺智之者，一言即屈。其多聰辯，再便辭盡。王見諸人理皆窮匱，躬與蜜多，自共議論。始起言端，亦尋摧屈。佛陀蜜多即作是念：我與王論，不應顯勝，而語之言：此義深淺，王自解了。

爾時，彼王即知其屈，迴改邪心，敬信正法，受三自歸，為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

時，此國中有一尼乾，邪見熾盛，毀謗正法，辯慧聰達，善能數算。佛陀蜜多欲化彼故，往為弟子就受斯術。不久習學，皆悉通了。彼尼乾子出大惡聲，罵辱於佛。

佛陀蜜多語尼乾子：莫出斯言，令汝獲罪，此報必當墮大地獄。

尼乾子言：汝豈能知如此之事？

蜜多答曰：若不見信，汝可算之。既算已後，自當證知。

時，彼尼乾便自推算，尋見其身，必墮地獄，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蜜多，五體投地。白言：仁者！我當云何得免斯咎？

佛陀蜜多告曰：尼乾！如因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

爾時，尼乾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甚自呵責。

佛陀蜜多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于天上。

尼乾復言：汝云何知我得生天？

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算求實。

時，尼乾子即便下算，自見己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

蜜多答言：今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度出家。

尼乾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為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稟明師，諮受勝法。

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蓋。師入勝道，意樂相隨。

時，彼尼乾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陀蜜多美聲流布遍閻浮提，其所教化，無量眾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收聚舍利起塔供養。

在昔，尊者佛陀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脇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眾生，令得解脫。

白言：大師！敬承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

脇比丘

彼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鬚髮皓白。厭惡五欲，不樂居家，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即度出家，為說法要。譬如鮮淨白麤，易受染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照徹，六通無礙。勤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臥，時人即號為脇比丘。善說法要化諸眾生。所作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

富那奢

彼脇比丘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當知佛法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頂戴奉持，我受付囑守護斯法。今欲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擁護受持。

時，富那奢答曰：唯然。於是演暢微妙勝法，其所化度無量眾生。

後於一時，在閑林下結跏趺坐，寂然思惟。

有一大士名曰馬鳴，智慧淵鑒，超識絕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譬如猛風吹拔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實有我，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無我、無人。懷輕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論，我能毀壞如雹摧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實，要當斬舌以謝其屈。

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

爾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己勝。

富那語曰：汝諦思惟，無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為誰勝。

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為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無所有，云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

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髮為吾弟子。

爾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欲捨身命。

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闍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

白言：大師！此室闍冥，云何可往？

告曰：但去。當令汝見。

爾時，尊者即以神力，遙申右手，徹入屋內。五指放光，其明照曜，室中所有，皆悉顯現。

爾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為之既疲，了無異相。知師所為，即便摧伏。勤修苦行，更不退轉。

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眾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眾感戀，起塔供養。

馬鳴

昔，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而告之曰：譬如闍室燃大明炬，所有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流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來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賢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來世，普得饒益。

馬鳴敬諾：當受尊教。

於是，頒宣深奧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

於華氏城，遊行教化，欲度彼城諸眾生故，作妙伎樂，名嚩吒啞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所謂有為如幻如化，三界獄縛，無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無常既至，誰得存者；如空中雲，須臾散滅；是身虛偽，猶如芭蕉，為怨為賊，不可親近；如毒蛇篋，誰當愛樂。是故，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空無我義，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解了，曲調音節，皆悉乖錯。爾時，馬鳴著白氎衣，入眾伎中，自擊鍾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

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厭惡五欲，出家為道。

時，華氏王恐其民人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空曠，王業廢壞，即便宣令其土人民，自今勿復更作此樂。

彼華氏城中，凡九億人。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栴檀闍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持用奉獻闍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來所持，雞有慈心不飲蟲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為納受之，即迴兵眾還歸本國。

彼闍昵吒王，有大功德，被弘誓鎧，志願堅固，曾以泥團置於塔上，因立誓曰：若吾來世，千佛數中，得成正覺，令此泥團變為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王於後時，在路遊行，見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喜，謂如來塔，前禮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花，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眾仙最勝尊 名稱遍三界

解脫離諸有 哀愍群萌類 所說誠真諦 能傾邪論幢

是故我今者 頂禮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驚怖而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失王位乎？何故我適禮，此寶塔而便頽毀。有人語言：王所禮者，是外道塔，以其威德微末尠少，不堪受王福德人禮，是故爾耳。即發塔下，得尼乾屍。眾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禮此邪塔，令其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

又，闍昵吒曾於一時，命剃鬚師教剃己鬚。時，剃鬚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我子端正，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矜愍，以女妻之。王大瞋恚，而語之曰：汝是賤人種姓卑劣，云何我女妻汝子乎！即便驅逐，令至餘處，而自默然，不復敢語。後更召來，言還如前。如是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故令斯人敢為此語。即便使人當下發掘，尋便大獲種種寶藏。王之智慧，其事如是。

又，闍昵吒在於一時，訪問群臣：諸國土中，頗有智人可諮敬不？

當於爾時，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爾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著弊壞衣，形貌醜陋，端坐窟前，為僧然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摩蜜多為在何處？答言：今在最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爾時，二人進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云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聰慧機悟，即語之曰：今此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豈不能至此處而坐？即前為禮，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間希有，何故自屈，為僧燃火？達摩蜜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為僧，而盡燃之。況餘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為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飢窮羸乏，唯曾再飽，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飲酒既醉，嘔吐委地，我於是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器煮糜，熟已出外，我見無人，至其家內，頭入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了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糜，深生

瞋忿，即以利刀用剪吾首。於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飽滿，而失身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周遍五道，受苦無量。故吾今者，不憚勤勞，躬為眾僧而自燃火。時，二比丘聞是語已，深觀生死無量過患，應時速得須陀洹道。如是，尊者達摩蜜多知見高遠，名稱流布。

5 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言：大王！當知罽賓山中，有一比丘，名達摩蜜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宜往彼，問訊供養。

時，罽昵吒即便嚴駕，前後圍遶，往罽賓山。離彼住處，五百餘里，王自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乃能受吾恭敬禮拜，設薄福人終不堪也。達摩蜜多性好純素，著弊壞衣，顏容憔悴。

10 尊者弟子咸作是言：罽昵吒王威名高遠，屈駕來此，禮覲大師。宜自莊嚴，著新淨服，無令為彼之所輕賤。

達摩蜜多告弟子曰：如來昔日，無有教勅「若見豪貴，則便莊嚴。」且出家人，粗弊是常。既得其宜，何所改易。

爾時，彼王即便前進，稽首恭敬，問訊起居。

15 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唾，使王承之。

爾時，罽昵吒長跪合掌，受唾而棄，問言：我今堪王供不？

王即摧伏，倍生敬信。

尊者告曰：王昔曾於勝道而來，今可還從本路而去。

既聞是語，受教歸國。

20 爾時，群臣咸生嫌忿：云何大王本訪勝人，既得見之，都不諮啟？

王告臣曰：汝豈能知若斯事耶？我於往昔積修福行，今得為王，才慧超世。尊者令我還修大業。已受訓誨，更何問乎？

25 王於後時，至昵吒塔。前路見有五百乞人，同聲求哀稱施如我。王聞是已，大施乞人金銀琉璃象馬田宅，迴還造作種種施會，賑恤貧乏，存慰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名曰天法，便作是念：云何大王見斯乞人，建立

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為斯福？爾時，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曉悟我，昔為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飢寒窮困，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丐貧乏，未來之生，必當如我飢寒羸劣。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為福。天法白言：王今不但位勝天下，智慧亦能總御萬國。

時，安息王性甚頑暴，將統四兵伐罽呢吒。罽呢吒王亦即嚴誠，兩陣交戰，刀劍繼起。罽呢吒王尋便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答言：大王殺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云何可滅？時，罽呢吒尋置大鑊，於七日中，煮湯令沸，洄湧騰波，熾熱焰盛，以一金環置斯湯內。顧問群臣：誰巧方便能得此環。時，有一臣來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無傷爛，尋獲金環。王告臣曰：我所為罪，如彼沸湯。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所殺人雖有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殺時，有兩賢信，臨被形戮，稱南無佛，而我殺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是佛，為富蘭那，我復殺之，故名半人。

爾時，有一羅漢比丘，見罽呢吒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以神力示其地獄，所謂斫刺劍輪解形，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惶怖，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若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支節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怨賊，況於善人生一念惡！

爾時，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地獄。

罽呢吒言：善哉，受教。

於是，馬鳴廣為彼王說清淨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

復有一醫名曰遮勒，善解方藥，聰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罽呢吒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會遇。遮勒自詣王宮，王聞醫至，即作是言：我今善能調和身體，右脇而臥，節重飲食。若斯之者，何用醫為？遮勒語言：王能如此，

宜應出家。夫為王者，縱情極欲，任放身口，今王尚能斂攝防護，何貪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即召令入，共相慰問。醫即語言：大王若能信受吾教，隨順不逆，當令王身，色力充足，飲食消化，終無病患。王曰：善哉，敬承來教。其後不久，所愛夫人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懼。從後展轉，生輒如是。爾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隱全濟。醫言：大王！自今勿復幸此婦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闍昵吒王姪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婦。後續生子，如前苦毒。時，遮勒醫始覺五欲過患根本，便作是念：闍昵吒王，我躬教誨，不受吾言，致斯眾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敗德喪身，莫不由之。壞好名聞，污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離。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隱居林藪，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才邈世，淵明博達。演宣記論，遊化世間。

復有一臣名摩皞羅，智慧超倫，才藝希世，白闍昵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察臣言，無令彰露。

王曰：甚善，當如卿言。

爾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雹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闍昵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便爾？

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闍昵吒王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

由聽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

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犍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犍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

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犍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如是馬鳴以大行願，演甘露味，為罽昵吒王興大饒益。其所度脫無量億人，所應作已，便捨命行，集其舍利起塔供養。

馬鳴菩薩臨欲捨命，告一比丘名曰比羅：長老！當知佛法純淨，能除煩惱，汝宜於後流布供養。

比羅答言：善哉！受教。

比羅

從是已後，廣宣正法，微妙功德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道邪論無不摧伏。於南天竺興大饒益，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莫不摧靡。譬如金剛所擬斯壞。

比羅臨當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龍樹，然後捨命。

龍樹

龍樹於後，廣為眾生流布勝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降伏異道。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當隨順顯其因緣。

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偈各滿足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

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開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不為奇策，斯樂難辦，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斯言為快。即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驕慢，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授其方，則

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眾。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是鬼魅，入必無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備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污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深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闍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從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時，龍樹辭窮情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途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眾生。作是念已，便欲為之，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不同，欲除眾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

便欲成達，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言：汝今看經，為遍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語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

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為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

王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

答曰：我是一切智人。

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甚為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

龍樹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

王聞是語，便作是念：我為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為奇。脫不如彼，所損甚多。默然無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不決。事既窮迫，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為何所作？

答言：大王！天今正與阿修羅戰。

王既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設非其言，無以為證。欲納彼說，事又難明。

龍樹復言：此非虛論。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飛下，長戟短兵，相繼而落。

王復語言：干戈矛稍，雖為戰器，何必是天阿修羅也？

龍樹答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實。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

王始驚悟，稽首為禮，恭敬尊重，受其道化。

爾時，殿上萬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曾有，剃除鬚髮，而就出家。

時，諸外道聞是事已，悉來雲集，含怒懷嫉，求競言辯。

於是，龍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辭，與諸外道廣共論議。其愚短者，一言便屈。小有聰慧，極至二日。辭理俱盡，皆悉摧伏，剃除鬚髮，就其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道。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月，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優波提舍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

時，天竺國有婆羅門，邪見熾盛，善知呪術。欲以己能，競名龍樹。白彼王言：唯願，大王！垂哀聽我，與此沙門諍拗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

王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眾聖。汝今庸劣，豈可為比。欲以藕絲懸須彌山，牛跡之水等量大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無虧高德。

婆羅門言：王為智人，一切瞻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實，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陵蔑。

爾時，彼王見其至意，嚴駕往請龍樹菩薩，清旦俱集正德殿上。

時，婆羅門即以呪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花。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地，類同畜生。我居花上，智慧清淨。寧敢與吾抗言議論。

爾時，龍樹復以呪力，化為白象，象有六牙，金銀校絡，徐行詣池，趣其花座，以鼻絞拔，高舉擲地。

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龍樹。我甚頑嚚，犯逆大師，唯願愍哀，聽吾悔過。

龍樹慈矜，度令出家。

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

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不？

答曰：仁者！實不願也。

即入閑室，經日不現。

弟子咸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
5 敬事如佛。

迦那提婆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眾生，
演甘露味，利益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汝。汝當流布
至心受持。

10 提婆敬諾：當承尊教。

於是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識淵覽，才辯超絕，擅名天下，
獨步諸國。

其初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毀神眼，遂無一目，因是號曰迦
那提婆。智慧深邃，機明內發，顧目觀察，無愧於心。唯以其言，人未信受。
15 道化不行，夙夜憂念。

於彼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為形，立高六丈，咸皆號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
令現獲報。提婆詣廟，求入拜觀。

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令退後，失魂百日。汝今但
當詣門乞願，更復何求，而欲見耶？

20 提婆答言：神審若斯，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

時人聞之，咸奇其意。追入廟者，數千萬人。

提婆既至，稽首為禮。天動其眼，怒目視之。

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今相觀，甚大卑劣。夫為神者，當以精靈，偃伏群
類，而假黃金頗梨為飾，熒惑民物，何期小也。即登高梯，鑿出其目。

25 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遠，云何為此小婆羅門之所毀辱。將

無彼神，名過其實？

爾時，提婆曉眾人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我深達彼心所念故。登金山聚出頗梨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既非慢，神豈辱也。

作是語已，從廟而出。即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祀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其所發言，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備。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來就坐，遍觀餽饈，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供饌，美味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若能見與，真上施也。

提婆答言：善哉！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

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萬。

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滿汝意。

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素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正願我言後必流布。

神曰：甚善。即便起退。

於是，提婆詣龍樹所，剃除鬚髮，受出家法，周遊揚化，廣濟群生。

南天竺王總御諸國，懷貢高心，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

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條難傾。人主不化，道豈流布。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爾時，提婆應募為將，荷戟前馳。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稟，又不取價，在事恭謹，性好閑習，未達其心何求何欲。王即召之，具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於言論，欲於王前而求試驗。即便許之，為建論座。

爾時，提婆即立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佛法無比；救世福田，眾僧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

明，是為愚癡。若斯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論士咸來雲集，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謝。愚癡之頭，非吾甘樂。

提婆語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髮，以為弟子，不斬頭也。

立此要已，便共論義。諸外道中，情智淺者，適至一言，尋便屈滯。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辭理俱匱。悉剃其髮，度令出家。

爾時，有一外道弟子，兇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眾，心結怨忿。含毒熾盛，嚙刀自誓。彼口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持挾利刀，常於日夜伺求其便。

爾時，提婆出在閑林，造百論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樹下思惟。提婆菩薩起定經行，外道弟子往至其所，執刀窮之：汝昔曾以智伏吾師，我於今者刀破汝腹。即便決之，五藏出外。命猶未絕，愍其狂愚，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若脫遇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困汝不少。夫身名者，眾患根本，汝今迷惑，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自防護。

時，諸弟子有先來者，覩見其師，發聲悲哭。合諸門徒，競各雲集，驚怖號咷，宛轉于地。其中或有狂突奔走，共相分衛，追截要路。

爾時，提婆語眾人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孰為惱害。汝等今者，愚癡所覆，橫生妄見，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吾往報，非殺我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

羅睺羅

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婆伽婆為度眾生，演暢妙法，利益來世。次第委囑，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持深經寶藏，令諸眾生普皆蒙益。

羅睺羅言：善哉！受教。

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龍樹、提婆、及斯大士，名德竝著，美聲俱聞。

當是時也，有婆羅門，聰慧奇悟，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章句廣博，十有萬偈。為三大士，而讀誦之。龍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誦習。提婆未解，重為宣釋，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菩薩為羅睺羅，更廣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聞，豁然意解。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慧乃爾，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似若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聰慧如是，有善方便教化眾生。然後以法付囑尊者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眾生。

僧伽難提

僧伽難提有大功德，智慧深遠，修菩薩行，以堅誓願而自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試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

轉輪種中生 非佛非羅漢 不受後世有 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諦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

爾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陀天至彌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

爾時，彌勒告彼羅漢：世以泥團置於輪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至後世乎。

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閻浮提，宣說斯事。

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彌勒菩薩為汝宣說，然後解耳。

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須彌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併力挽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闍毘。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蒼鬱，

都無凋毀。時眾咸見，歎未曾有，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僧伽耶舍

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舍，次受付囑流布法眼。廣化眾生，拯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

5 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

10 僧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床。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

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污其宮殿。

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

15 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

20 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眾僧經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餽饌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首破壞，血流污身，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今受此苦。

僧伽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

25 如是，尊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于地獄凡有五百，即生厭惡，深患三有，呵責五欲，甚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隨形誰能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至，得羅漢道。六通無礙，三明清徹。

於一山林，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僧伽耶舍往至其所，為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

如是，尊者廣為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

鳩摩羅駄

5 僧伽耶舍未滅度時，以法付囑鳩摩羅駄，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相付，汝宜至心勤加守護。

鳩摩羅駄答言：受教。

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發大弘誓，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有名稱，國人宗仰。

10 鳩摩羅駄，秦言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號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二瓮金寄其親友。一瓮金大，二者金小，語親友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者，必可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親友爾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決，眾斷事官莫能分了。鳩摩羅駄時為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訟音，即作是言：兒得金矣，何勞苦
15 諍。其父本言：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爾時，斷事使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四遠，因即號為美名童子。出家學道，才慧超世。

至一國土，人多頑嚚，雖聞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駄即語之言：汝今可集鐵馬萬騎，遣人乘之在吾前過。便如其言，即為嚴辦。鳩摩羅駄暫一見已，盡皆分別人名、馬色、衣服、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謬，彼國人民方皆信伏。

20 造諸經論，遊化世間。所為已訖，即便捨壽。

闍夜多

鳩摩羅駄臨捨命時，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渡海，必由船楫。眾生如是，欲離三界，修行善法，然後得出。故我今者，欲付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

25 闍夜多言：善哉！受教。

遂演深法，度化世間。彼闍夜多有大功德，精進勇猛，勤修苦行，善持禁戒無有漏失，世尊所記最後律師。

曾於眾中，有一比丘，其嫂至寺，持食餉之。姪火熾盛，便共交通。犯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慚恥：我大愚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鉢盡置三奇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言：我是罪人，不應復著佛法染衣。為釁既重必入地獄，當於何處而得救護。

時，闍夜多語比丘言：汝今若能隨順我語，當令汝罪尋自消滅。

比丘歡喜，白言：受教。

時，闍夜多即以神力，化作火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中。

爾時，比丘為滅罪故，舉身投入大火坑內。於時，猛焰轉成清流，水齊其膝都不傷害。

時，闍夜多告比丘曰：汝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滅。

即為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皆號為清淨持律。

復於一時，將諸弟子圍遶往詣德叉尸羅城。至其城已，時闍夜多慘然嘖蹙。弟子疑怪，問其師意。答言：且止，後當宣說。

小復前行，路見一烏，爾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子眾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

時，闍夜多告眾人曰：我初至城，於其門下，見餓鬼子，飢急羸困，前白我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別來，滿五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云遠。尊若入城，見我母者，為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入城，便見彼母，即為具說其子飢乏。

爾時，鬼母前白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未曾能得一人啜唾。何以故？我既新產，氣力羸憊，設得少唾，為諸鬼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值一人唾，邊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不敢出。唯願尊者垂哀矜愍，持我出城，與子相見。

我於爾時，將此鬼母出於城外，令共子食。即問彼言：汝生已來為幾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返成壞。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又見毀敗殄滅無遺。

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苦長遠，無有邊際。以是緣故，慘然嘖蹙。

彼烏因緣，善聽當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爾時，
5 為長者子，志厭五欲，常念出家。我若爾時作沙門者，必斷眾結得羅漢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強為娉妻，欲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後，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為汝娉妻，正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見殺，然後可去。爾時，此
10 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於爾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為汝，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烏，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

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為已訖，入般涅槃。

15 婆修槃陀

尊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為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眾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

婆修槃陀白言：受教。

20 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眾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

摩奴羅

次付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無上勝法。

25 彼摩奴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悅可眾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南天竺，興大饒益。

時，有尊者號曰夜奢，辯慧聰敏，甚深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義，流布名聞，咸為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至北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言：恒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聰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眾生。

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毘羅無我之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為既辦，捨身命終。於是已後，次有尊者名鶴勒那。

夜奢

夜奢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捨身。

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

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眾僧。即以利劍用斬師子，頂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絕。如此之法，為大明燈，能照世間愚癡黑闇。是故，如上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輪，為諸眾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人天路。

逮至最後，斯法衰殄，賢聖隱沒，無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思議。譬如賈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即是眾生真善知識，為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

一切眾生，性無定相，隨所染習，起善惡業。若有習近外道邪見，受其教誡，永即流轉無有邊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信敬心，親近賢聖，聽受妙法。由聽斯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最勝樂。是故，此人名善知識，宜應勤心習近供養，必能令人離三惡苦。

如昔往日，華氏國王，有一白象，氣力勇壯，能滅怨敵。若有罪人，令象蹈殺。後時，象厩為火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舍。聞有比丘誦法句曰：為善生

天，為惡入淵。心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殺害。但以鼻嗅舐之而去。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召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此象繫處，近在精舍，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繫，令近屠肆。彼覩殺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繫象屠所。象見殺戮，剝皮斬截。惡心猛熾，殘害增甚。以是當知：眾生之類，其性不定。所以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慈，見有屠殺便為殘害，況復於人而不染習起善惡業。是故，智者宜應覺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離之。勤作方便，習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師想。由是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惡道苦，度生死海，受涅槃樂。

又，此法者為得道利，全分因緣，是故復名真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善知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善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當知此閻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其餘眾生，若不遇我，恒當流轉無解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能大利益。

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為無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初成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世間，若使無有父母師長，單獨孤露，永無恃怙，我今應當依誰而立？復作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法用為師範，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勝法用以為師。由是緣故，佛常恭敬如斯妙法，至心禮拜，懃加守護。當知此法，甚為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

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遍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便極瞋恚，高聲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買髑髏者，吾當相為作惡名聞，言汝諸人愚癡闇鈍。

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毀謗，便持錢物至彼買之。

即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徹之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

時，婆羅門問優婆塞：我此髑髏，皆悉無異，何故價直而有差別？

優婆塞言：如前髑髏有通徹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若此，

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別，以是因緣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價。

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皆得生于天中。

5 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能建立人。何以故？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況能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甚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諸有欲得無上安隱快樂，為化眾生作大饒益，皆應受持如是勝法。

付法藏因緣傳



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https://www.mfbm.hk>

18 Castle Peak Road, Lam Tei, Tuen Mun, NT, Hong Kong